

探究藏族传统天文历算的渊源

宗喀·漾正冈布 拉毛吉

(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暨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兰州 730020)

摘要 藏族的传统天文历算既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自然科学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文章认为藏族传统的天文历算是以本土物候的经验总结为基础,相继吸收了印度时轮历的主要内容和汉地时宪历的部分内容及其他天文知识而形成的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历法。

关键词 藏族;传统文化;天文历算;渊源

中图分类号 P1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11)02-081-05

藏族的天文历算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之悠久、文献之丰富、民族之特色,在世界诸民族传统天文历算中属突出,也是比较先进的一种。藏族的算学是小五明^[1]中的一“明”,藏语称作“孜柔”(rtsis rig,意为“算明”或“算学”),孜柔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即“那孜”(nag rtsis,即黑算,意为卜筮占星的算术)和“盖孜”(dkar rtsis,即白算,意为天文历算)。本节仅涉及天文历算部分。藏历的渊源问题,一般认为藏族的天文历算由古老的物候历^[2]为基础,以公元11世纪从印度传入吐蕃特(藏地)的时轮历(dus 'khor lugs kyi skar rtsis)为主,兼并吸收了从汉地传入吐蕃(藏地)的“五行算”(byung rtsis)及公元18世纪自北京传入藏区的“西洋新法”时宪历(rgya rtsis)^[3]的部分内容而形成的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历法。^[4]

一、物候历

在青藏高原上繁衍生息的藏民族,经过世代对

日月星辰、动植物物候变化的观察,逐渐总结出了一套独具青藏高原特色的自然物候历——物候历(或称自然物候历),多以谚语形式出现:

bya dang nags sa brtag pai lho mon rtsis
rlung dang skar ma brtag pai byang thang rtsis
nyi dang zla brtag pai bon zhang rtsis
phyugs dang mtsho mo brtag pai sgang 'brog rtsis^[5]

观察禽鸟和植物是珞门法,观察星和风雪是羌塘法;观察日月运行是本象法,观察山、湖、牲畜是岗卓法。^[6]

此谚语告诉我们,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地域特征的人们所选择的观察对象不同。珞门(lho mon),卫藏南部珞巴和门巴之合称,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结出了一套通过禽鸟的迁徙和植物的生长来判断季节变化的规律。羌塘(byang thang)位于卫藏北部的草原地区,这里地广人稀,风寒多雪的自然环境使生活在此地的人们掌握了一套通过观察星光和云团的变化来判断时间的经验。本象(bon

收稿日期 2011-04-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拉卜楞丁科尔扎仓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0YJC850011

第一作者简介 宗喀·漾正冈布,男,藏族,青海湟中人,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学和历史语言学。

zhang, 即 zhang zhung, 相当于汉文史料中的“羊同”、“象雄”。)即阿里三围地区, 宽阔的草原, 空旷的夜空使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善于观测日、月的运行。岗卓(即羊卓), 指羊卓雍措及其周围地区, 也即拉萨以南的半农半牧区, 这里栖息着种类繁多的鸟类, 久居这里的农牧民善于以观察山峦、河谷和牲畜的生活习性变化来预测季候的变化。

F.M. 托玛斯的《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一文中, 收录了敦煌发现的大约是反映公元 7 世纪以前好多个世纪的神话传说与古老的歌谣^[7], 其中一首歌谣谈到昴宿星(smin drug)的组成和升降现象。这是我们知道的藏文记载的最早天文史料之一。

kye skar zhan ni smyin drug la
skar phran ni bzang bdun 'dus
rgyu skar ni khyu na mdzes
bzang bdun ni yar ru blan
smyin drug ni ldeb su shor^[8]

在星光微弱的昴宿上,
有小星与七星聚集
是群星中最美丽的,
六星向天顶升去,^[9]
昴宿在一旁逸去。^[10]

在据说是源自吐蕃第九代赞普^[11]布德贡甲(sp u de gung rgyal) 时期流传民间的古诗《亚桑的故事》(gya' bzang gam 'brog pa lha rgyal gyi sgrung deb)中记载着今山南雅砻(yar klungs)古历书《纺线老人月算法》(rgan mo bal moai zla rtsis), 它以诗歌形式叙述了月亮圆缺、四季变化与动植物生长成熟的关系。

gcig nas bdun gyi zhag phyi mar/stod zla phed
pas nam phyed thub/bdun nas bdun gyi zhag phyi
mar/zla dar bas mtshan gcig thub/bdun gsum bgrangs
pai phyi mar/smad zla phyed pa nam phyed shar/
bdun bzhi bgrangs pai zhag phi mar/gus pas zla med
mtshan mo zer/de 'dra gsum 'tshogs pa la/dang po
drod rlung 'phel tshogs zer/gnyis pa 'dab rgyas char
dus zer/gsum pa 'bras ldan smin dus zer/bzhi pa
grang rlung 'phel dus zer/……rgan mos nyi mai dus
'chad na/drod rlung 'phel dang 'dab rgyas la/nyi ma
byang du 'khyog phyogs zer/^[12]

“……第一周的初一, 上弦半月半夜亮。第二周

的初一, 满月彻夜月光明。第三周的初一, 下弦半月半夜亮。第四周的初一, 称作空天无月夜。如此三合按顺次, 第一称谓暖风起, 第二称谓长叶雨水降, 第三称谓果实熟, 第四称谓寒风起……老人若言太阳时, 暖风吹起月发时, 空中太阳向北移。果熟寒风吹动时, 空中太阳往南移。”

此外物候谚语中比较经典的还有《象雄老人口算法》(zhang zhung rgan poai ngag rtsis)。

冬至过后 35 天, 又鸟日 38 天, 又嘴日 37 天, 再 2 天, 又木棍日 15 天, 晚播种末日 5 天, 再过 4 天开始见杜鹃鸟, 又过 16 天, 早生山羊羔, 又过 15 天夏至。夏至后 21 天为回归雨期, 其后 15 天为“鬻日”, 其后 3 天为“罗刹面雨日”, 其后 7 天“豕日”(phag zhag), 再 15 天为“狐日”, 再 21 天为“正日”(gzhung zhag), 再 5 天为“夏末日”, 再 37 天为“鹿哭日”, 再 23 天为“水肿鬼日”, 再 8 天为“那茹星光”(在北方出现), 再 15 天为“盘羊顶角日”, 再 7 天为太阳冬至。以上太阳南至、北至、鸟日、星日等, 一年里共计有 365 天。^[13]

综上所述, 早在古代, 吐蕃农牧民大约懂得了观察太阳运转的位置变化、月亮盈亏的循环改变、四季往复的变化、气候冷暖的更迭等与动、植物等生态元素变化相联系, 总结了一套适合本土的自然历。而这些以谚语形式存在的自然物候历对藏族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也为后期时轮历和时宪历的传入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为藏区历算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时轮历

传说《时轮经》(dus 'khor rtsa rgyud)是释迦牟尼讲授并保存于香巴拉以降传入印度, 11 世纪初又传至吐蕃, 至 13 世纪而大盛, 至今不衰。公元 10 世纪中叶, 在卫藏山南扎囊(gra nang)一带出现了一位天文历算学者木尼·坚赞白桑(mu ne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他创立了吐蕃历算两大派系之一的“山洞派”即浦派历算(phug lugs rtsis), 这一历算学传承一直延续至今。据说公元 1027 年吐蕃特大译师觉达贝傲色(jo zla bai 'od zer)在热(rwa)、忠('brong)、雄(shong)三人的协助下首次将《时轮根本经》和《时轮摄略经》(dus 'khor bsodus rgyud)翻译为藏文。与此同时, 其他有关时轮法的翻译著作和天文历算著述也相继翻译成藏文, 时轮历法从

此便在吐蕃地区盛行起来。

阿莽班智达(dbal mang pan-di ta)所著《拉卜楞寺志》(bla brang dgon pai gdan rabs)中描写时轮密宗的兴起时谈到了时轮历的起源和时轮历传入吐蕃(藏地)的具体年代:^[14]水马年(壬午年,公元前817年)三月十五日(sa ga, 氐宿月)释迦牟尼佛在接近南方吉祥山(dpal gyi ri)的巴丹哲蚌寺(dpal ldan 'bras spungs, 此非拉萨哲蚌寺)高塔下,为以香巴拉的君主月贤(zla ba bzang po)为首的九十六千万个^[15]城镇的君主等讲授《时轮根本续·一千零一十二颂》(dpal dus kyi 'khor loai rtsa rgyud phrag bcu gnyis pa)。次年^[16]佛之子登基,从此起,威严(gzi ba rjid can)、月赐(zla bas byin)等历代法王依次弘法600年。至此,文殊之化身杰波扎巴(rgyal po grags pa)即位,被誉为“妙吉祥称”法王(rigs ldan 'jam dpal grags pa),传佛100年。妙吉祥称法王之后,法胤白莲(rigs ldan pad dkar)弘法100年。自此,又出现了法胤贤(rigs ldan bzang po)、尊胜(rnam rgyal)等七人每人弘法100年。此后,于火牛年(丁丑年,公元617年)松赞干布诞生。过了七年^[17],到木猴年(甲申年,公元624年)海生法王(rigs ldan rgya mtsho rnam rgyal)登王位,弘扬佛法182年,又难胜法王(rigs ldan rgyal dka')传法221年,182年加上221年等于403年,藏文上称其为“美卡嘉措”(me mkha' rgya mtsho),意为“火、空、海,火表示3,空表示0,海表示4。藏传时轮历的计算习惯在沙盘上进行,而在沙盘上书写数码时习惯从右向左写(写文字是从左向右),故记作“火空海”就是403。满403年的最后一年为火虎年(丙寅年,公元1026年),再下一年就为藏历火兔年(丁卯年,公元1027年),时轮历传入吐蕃特(藏地)藏历第一饶迥(rab byung, 意为“胜生周”)^[18]的纪元开始。

13世纪初,大译师雄顿·多吉坚赞(shong ston rdo rje rgyal mtshan)奉八思巴之命在萨迦寺对照梵文原文及各种译本,重新翻译了时轮经,成为吐蕃特学者公认的标准译本,世称雄译本。公元1318年第三世噶玛巴·让俊多吉(kar-ma rang byung rdo rje)完成了历算学专著《历算综述》(rtsis gzhuṅ kun las btus pa)。其后的1326年布顿·仁青珠巴(bu ston rin chen grub)完成了另一部历算学专著《时轮历算要诀·智者生悦篇》(rtsis kyi bstan bcos mkhas pa dga' byed)。这些书籍的著述推进了时轮法的发展,藏族的天文历算学也就形成了以时轮历为主体

的历算体系。

三、时宪历

根据黄明信先生的研究,汉历历法传入藏区较晚,较准确的时间应该是18世纪。^[19]藏族天文历算中提到的汉历(rgya rtsis)实际上指的是“西洋历”时宪历。17世纪初,有一批中国学者学习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 1546-1601)著述的天文学系统,并于1635年制定出了新的历法书《崇祯历书》。17世纪中叶,西洋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hallvon Bell, 1591-1666)把这部一百三十七卷的书删改成一百零三卷,取名《西洋新法历书》,敬献清廷。1645年,清廷将这部书改名为《时宪历》,也称《汉历大全》,正式颁行。直到18世纪,《时宪历》才被译成蒙藏文版,藏文版是由蒙文版再译而成的。现今“藏文译本留存的并不多,其中一本就是拉卜楞寺喜金刚学院珍藏的行书体小字精抄本,870长条叶,交食表已有三卷残缺。现归拉卜楞寺图书馆收藏。”^[20]

藏族传统的天文历算吸收时宪历的内容主要是交食部分,因为较之先前的计算方法,吸收了西方三角函数计算方法的时宪历的计算结果要更加精确。但原先的计算方法本身也有一大优势,就是日的计算中比其他历法系统多了一个太阴日的计算,而太阴日结束时刻的计算为交食的计算带来了极大方便。因此,藏族传统的天文历算在推算交食方面体现出既方便又准确的特点。

谈及汉历对藏历的影响时,除时宪历外,还有一不可不谈的纪月法,即霍尔月(hor zla)。五世达赖喇嘛所著《黑白算问答》(rtsis dkar nag dris lan)中说:“成吉思汗于第四个胜生周火猪年(1227)取西夏国都,隆重庆祝,以次月为蒙古岁首,藏人也遂成习惯,以星宿月为正月。”^[21]这个纪月名称虽在藏族的生活中使用至今,但它却没有一个恰当的定义和天文学的意义。由于学术界对其历史渊源的阐述分歧较大,所以人们对汉历纪月、时轮历纪月和霍尔月的概念混淆不清,无形中为霍尔月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实际上,霍尔月并不完全等同于汉历纪月法,也不同于时轮历纪月法,而是二者兼有。对其概念混淆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寺院的僧人们习惯把霍尔月直接当作汉历纪月法来看待,认为安多地区的藏族纪月都用霍尔月,事实上安多地区的藏

人使用的基本上是基于“西洋历”的农历,而把时轮历纪月法直接当作藏历纪月法来对待;二是拉萨地区的节庆日期(包括新年、法会等)是根据霍尔月计算,但安多地区所有节日,包括宗教节日都按农历推算。^[22]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藏历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典型的长条型历本,另一种是效仿汉历本掌心大小的方型历本。很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前者版本的历本以霍尔月三月一日(但记为藏历三月一日)开头的,而不是以正月一日开头的。其原因是时轮历原以望月时月亮在恒星背景中的二十八星宿中所处的星宿位置来纪月,如角宿月、心宿月、氏宿月等等。先改用霍尔月的序数纪月法,但是此历本采用的公式推算及数据表达都沿用时轮历的方法,所以显然这里所示藏历三月一日其实是时轮历的一月一日,只是表达形式有所变化而已。后一种历本分别列出了藏历(也即是霍尔月表达形式)、公历和汉历,从历本上我们就能看出霍尔月与汉历之间由于闰月安排不一致导致二者在日期上相差一天、一个月、一个月零一天或者相同四种情况。根据黄明信先生对霍尔月的理解,霍尔月有以下五个特点:以寅月(即星宿月 mchu)为月首。以正月、二月、三月、四月等序数来纪月。以朔为月首初一日。其闰月的设置方法为65年设24个闰月,即隔32.5个月置一个闰月。其闰月的大小按重缺日来安排,大月为30天,小月为29天。

由此五个特点来看,前三点和农历的特点完全吻合,而后两点又和时轮历的算法相同,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纪月才是真正的“藏月”。^[23]

小结

综上所述,藏族的传统天文历算在其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中吸纳了多民族的科学知识和传统文化,不仅在本土历法发展过程中融汇了印度、汉地的历法(占星术、时宪历、霍尔月),还吸收了远至巴比伦的天文知识。“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等三种主要的‘月站’体系同出一源,这一点是几乎无可置疑的……奥尔登贝格(Olden-berg)认为巴比伦有一种原始型‘白道’(Lunar zodiac)为亚洲各民族所普遍接受,这三种体系都是从这种白道发展起来的。”艾约瑟(Edkins)、博尔(Boll)、基思(Keith)、韦贝尔(Weber)、惠特尼(Whitney)、竺可桢(Chu Kho-Chen)都支持二十八宿、十二生肖来自巴比伦

的说法。^[24]因此可以说,藏族的传统天文历算汇集了世界天文文化之精髓,涵盖内容丰富,历史悠久,不仅发挥着指导生产生活实践、预测自然灾害等的积极作用,还在相当层面上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添砖加瓦,同时也是世界自然科学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注释

[1] 汉语的“明”,藏语的“rig pa”皆译自梵文的“veda”,意为学问、学科,印藏的传统知识体系中,有十明之说,大小五明之分。大五明为声明(sgra rig pa)、因明(tshad ma rig pa)、医方明(gso ba rig pa)、工巧明(bzo ba rig pa)、内明(nang don rig pa)。前四明是各学派共同的,后一明各学派各有自己的典籍、宗旨,内容亦不相同。如佛教以三藏十二部经典教义为内明,婆罗门教则以四吠陀为内明。大乘佛教主张积极利益众生,以五明为学僧所必学的内容。

[2] 物候历,即古人从自然界中动物、植物的生息行止,山峦湖波的变化及星云雨雪等自然现象的变化总结出的推断年首、季节等的变化规律,通常都以谚语形式口头流传下来。

[3] 时宪历系明末徐光启等以“西洋新法”编制而成,1644年(清顺治元年)由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上呈清廷,睿亲王多尔袞定名为“时宪”,1645年(清顺治二年)颁行。清政府把它改名为《西洋历法新书》,并且根据它的数据编制历书,叫做时宪历。时宪历废除把全年分成二十四份,据以确定节气的平气(恒气),正式采用以太阳在黄道上位置为标准的定气。近代所用的“旧历”据查就是时宪历,通常叫做夏历或农历。

[4] 在一些汉文资料中,有关藏族历算的渊源都会清楚地讲到早在文成公主进藏时起,但正如黄明信教授所分析的,这种可能性很小,直到18世纪时宪历传入吐蕃以前汉历是不可能传到藏地的,原因有三:第一,汉族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常常将占天文历算术作为巩固政权的核心工具之一,因此历算知识是不能越雷池半步的,更不用说是引入到吐蕃;第二,公元七、八世纪文成、金城两位公主带到吐蕃的可能属“那孜”类,即卜筮堪舆之术和历本,带入历算术的可能性不大;第三,根据两位公主进藏时间与时轮历的引进时间可进一步论证吐蕃时期没有吸收汉地历算术。

[5] 此段谚语由西北民族大学藏学院傅千吉教授帮助提供,在此致谢。

[6] 黄明信.藏历漫谈[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10.

[7] 有关该文献的年代推断参见宗喀·漾正冈布.吐蕃诸邦国时期的藏医学[J].西藏研究,1996(4).

[8] F.W.Thomas. Ancient Folk- 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M]. Akademie- Verlag, Berlin, Germany, 1957:122.

[9] 昴宿星团是金牛座上的一个星团,昴宿星团据研究包含一百多颗恒星,但是一般肉眼只能观察到六颗,因此,藏文中把它称作 smin drug (斯蒙六星)或 ma drug bu (母子六

星) :眼力好的人据说能看到七颗 ,所以汉文中昴宿也被称作“七姊妹星团”。地球绕太阳公转 ,而整个太阳系则绕昴宿星团公转 ,昴宿星团绕银河中心公转 ,大约每 240000 年 ,太阳系会完成一次公转。昴宿星团距离地球约 420 光年。

[10] [英]F.W.托马斯.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M].李有义 ,王青山 ,译.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6:129.

[11] 赞普(btsan po) ,藏语原意为“雄强丈夫” ,专指古代吐蕃政权之统治者 ,对应汉文中的“天子”。吐蕃政权自第 1 代赞普聂赤赞普(gnya'khri btsan po ,很多学者认为为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人)开始至最后一代赞普 ,即第 42 代赞普达玛东赞(dar ma btsan po ,842 年被拉隆贝吉多杰射杀) ,绵延约 1200 多年。

[12] 强巴赤列.强巴赤列选集(藏文)[G].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138- 139.

[13] 黄明信.西藏的天文历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15.

[14] 阿莽班智达.拉卜楞寺志[M].玛钦·诺悟更志,道周,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213- 216.

[15] 此为印度佛教文化中一吉祥而极具夸张的数字。

[16] 《拉卜楞寺志》中关于佛祖之子登基的年代写作水羊年(癸未年,公元前 518 年)。这里的公元前 518 年应该是公元前 818 年 ,原因之一是根据其中各代法王弘扬佛法的时间从 1027 年向前推断 ,应该是公元前 818 年 ,原因之二是公元前 518 年和公元前 818 年之间差 300 年 ,刚好是 5 个 60 年 ,所以这两个年代都对应对应水羊年 ,所以把公元前 818 年误算作公元前 518 年时有可能的。

[17] 《拉卜楞寺志》中写作“过了八年” ,会令读者产生歧义 ,误认为从松赞干布诞生之年火牛年到海生法王登王之年木猴年之间相隔七年 ,事实上相隔六年 ,故此处写作“过了七年”。

[18] 在采访中 ,我们得知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在安多地区是农历三月十五日)举行的时轮金刚法会就是为了纪念藏历第一个饶迥的第一天而设的节日。

[19] 诸多相关藏族的天文历算的文章中都提及早在松赞干布时期 ,文成公主自唐带来一些天文著作 ,将汉历传入吐蕃 ,实属不符合历史事实。其实 ,所谓文成公主带来的这些只不过是占星类书籍或当时的历本而已 ,不可能将汉历历法带到吐蕃 ,其原因有两点 :一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经济国家 ,掌握历法就和至尊的皇帝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 ,司文管等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让历法跨越雷池半步。二是(据黄明信观点)唐朝所使用的历法中已使用“无中期置闰法” ,属较高层次的历法了 ,如果文成公主进藏时传入了历法 ,那么 11 世纪时就不会再引进时轮历了。

[20] 黄明信.西藏的天文历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102.据黄明信先生的“拉卜楞寺藏书中的《汉历大全》”一文中介绍 ,拉卜楞寺时轮学院所藏此手抄本中缺少“交食表”的三卷 ,而布达拉宫五世达赖喇嘛的书库中所藏《汉历大全藏译本》木刻板缺少上函 ,二者合在一起 ,就能整理出

完整无缺的《汉历大全藏译本》。

[21] 顿珠平措.怎样看日历(藏文)[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2:16.日本学者山口瑞丰却认为成吉思汗灭西夏是在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 年)六月 ,不是正月。此处尚待进一步研究。

[22] 为何安多地区使用农历 ,自何时起使用农历 ,尚待进一步研究。

[23] 对“霍尔月”笔者进行了多方调查 ,受访人有西北民族大学的傅千吉教授 ,拉卜楞喜金刚学院的阿克智华(grags pa) ,阿克久美('jig med) ,阿克索南(sod nams)及时轮学院的阿克洛桑(blo bzang) ,并参考了黄明信先生的书籍和论文。其中僧人一致认为“霍尔月”即“汉历”所推之月 ,然而傅千吉和黄明信先生均认为(见《黄明信《西藏的天文历算》及论文《蒙古历、藏历、汉历》)“霍尔月”既有“汉历”的特点 ,又有时轮历的特点。但是不知何故 ,黄明信先生的书中和论文中对霍尔月的特点总结却存在不同之处 ,其中一条甚至完全矛盾。在《西藏的天文历算中》讲到“霍尔月”以朔月月首初一日 ,属汉历“夏正”的方法 ,但在《蒙古历、藏历、汉历》一文中又总结“霍尔月”是固定“望”为十五日 ,与藏历时轮历相同。显然存在问题。

[24]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文气象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0:185- 200.

参考文献

- [1] F.W.Thomas. Ancient Folk- Literature From North- eastern Tibet[M]. Akademie 'erlag. Berlin, 1957.
- [2] [英]F.W. 托马斯.东北藏民间故事[M].李有义 ,王青山 ,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6.2.
- [3] 黄明信.藏历漫谈[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1994.
- [4] 黄明信.西藏的天文历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5] 黄明信.藏历的原理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7.
- [6] 黄明信,申晓婷.蒙古历藏历与汉历[J].文献季刊 ,2002(1).
- [7] 阿莽班智达.拉卜楞寺志[M].玛钦·诺悟更志,道周,译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
- [8] 崔臣群觉.天文星算学发展简史[J].曲旺,陈宗祥,注.西藏研究 ,1982(4).
- [9] 佟锦华.藏族传统文化概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 [10] 宗喀·漾正冈布.吐蕃诸邦国时期的藏医学[J].西藏研究,1996(4).
- [11] 傅千吉,肖鹏.敦煌吐鲁番文献中藏汉天文历算文化关系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0(4) 38- 45.
- [12] 琼那·诺布旺典.唐卡中的天文历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13] 强巴赤列.强巴赤列选集(藏文) [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

研究 2006(3).

[13]褚俊杰.吐蕃远古氏族“恰”、“穆”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 P.T.126 解读[G]//“达昌斯昌”这一地名也在《弟吴宗教源流》中被误写成“昂昌江昌”(Angm- brang- cang- brang)

了,需要与其它资料进行比对。特别是各种藏文史籍中,对吐蕃远古众小邦相关的地名、人名,基本没有统一的拼写标准。“达昌斯昌”这个拼写方法,从 P.T.126 藏文原文的内容来看,是比较符合史实的。

An Analysis on the Value of a Tibetan History Book *Diwu's Book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eligions*

A Gui

(College of Tibetan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Diwu's Book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eligions* is an important history book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ubo dynasty, and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doing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ibet.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done by forerunners, an analysis is done on the value of the book in the study of Tubo dynast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ibet in separatist regimes.

Keywords: *Diwu's Book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eligions*; Tibetan history book; value

[责任编辑 周晓艳]

[上接第 85 页]

On the Origin of the Tibetan Astronomy and Calendar Calculation

Yongdrol k. hill Tsongkha Lhamo Kyi

(Ethnology Institut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Abstract: The Tibetan astronomy and calendar calculation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Tibetan culture, and they are also an important traditional cultural branch of the world natural science.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Tibetan astronomy and calendar calculation have formed its own unique system based on it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ibet, and have absorbed the content of the calendars of India and Han's.

Keywords: Tibetan; traditional culture; astronomy and calendar calculation; origin

[责任编辑 拉巴次仁]